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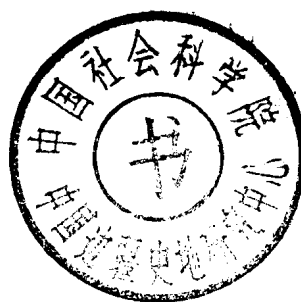


纳西族文字谱

纳西象形文字谱

丽江 方国瑜 编撰

和志武 参订

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0003146

封面字选自郭沫若复方国瑜的信
全书根据和志武誊写稿影印

责任编辑：李惠铨
封面设计：柯德恩

纳西象形文字谱
方国瑜编撰 和志武参订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(昆明市书林街100号)

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16 印张：41.5 插页：4

1981年4月第一版 1981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000

统一书号：9116·16 定价：15.00元



方国瑜教授(右)与和志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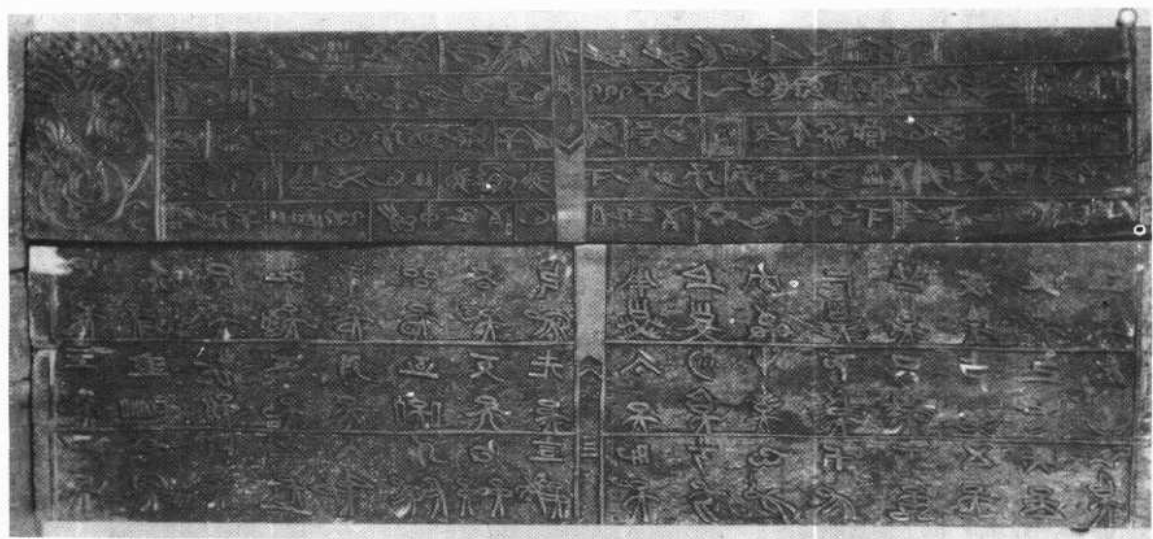
(张金明摄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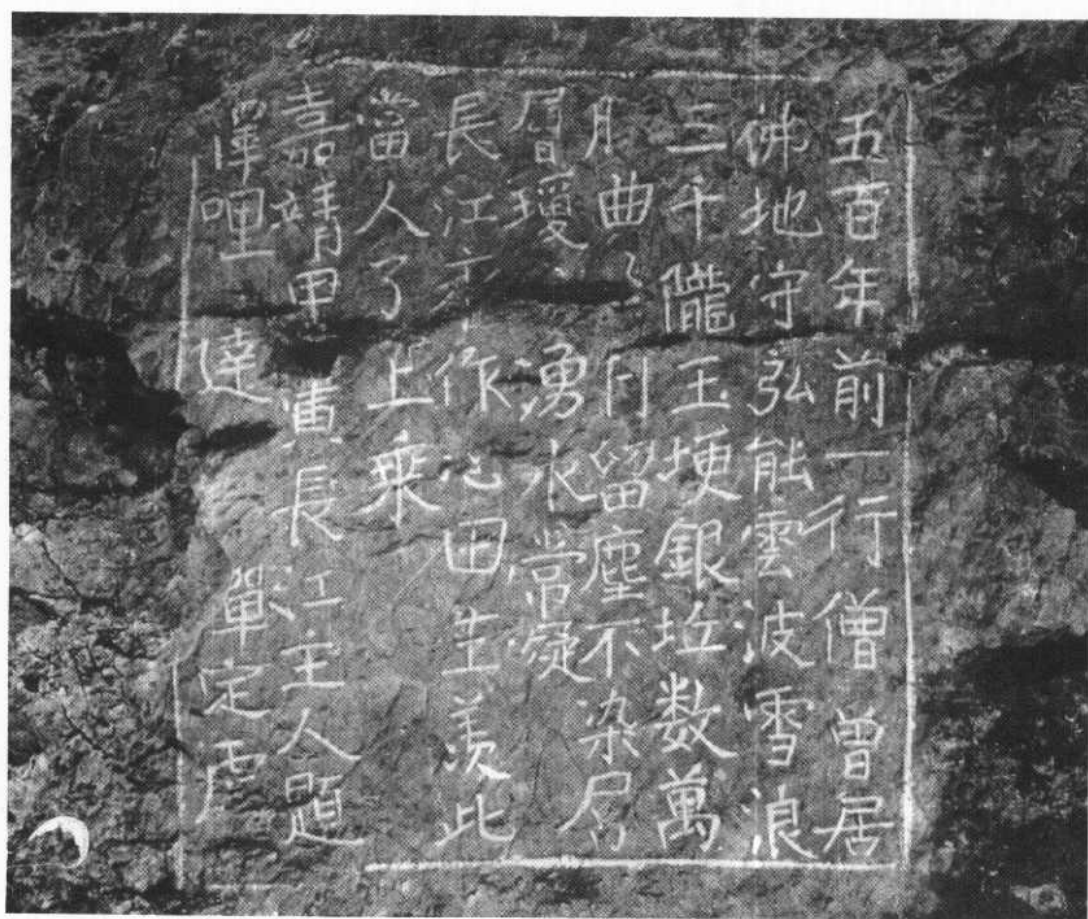
丽江纳西象形文字经书（局部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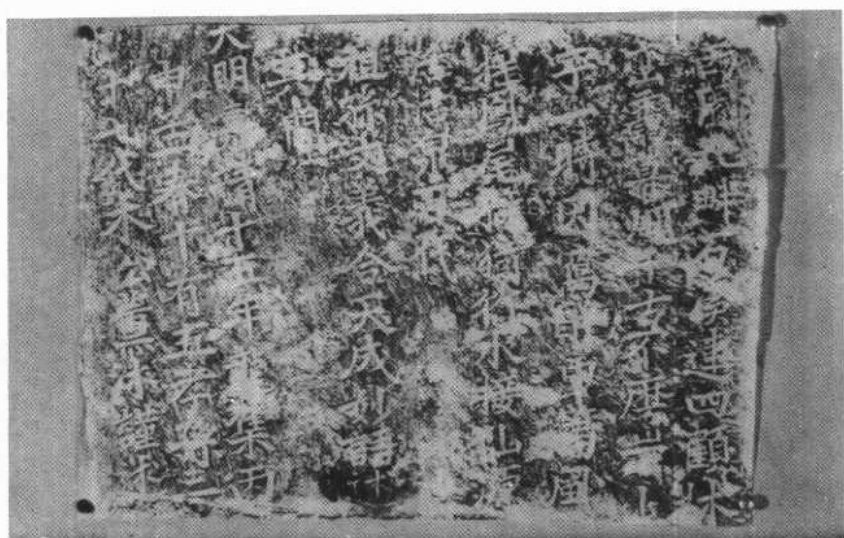
中甸白地纳西象形文字经书（局部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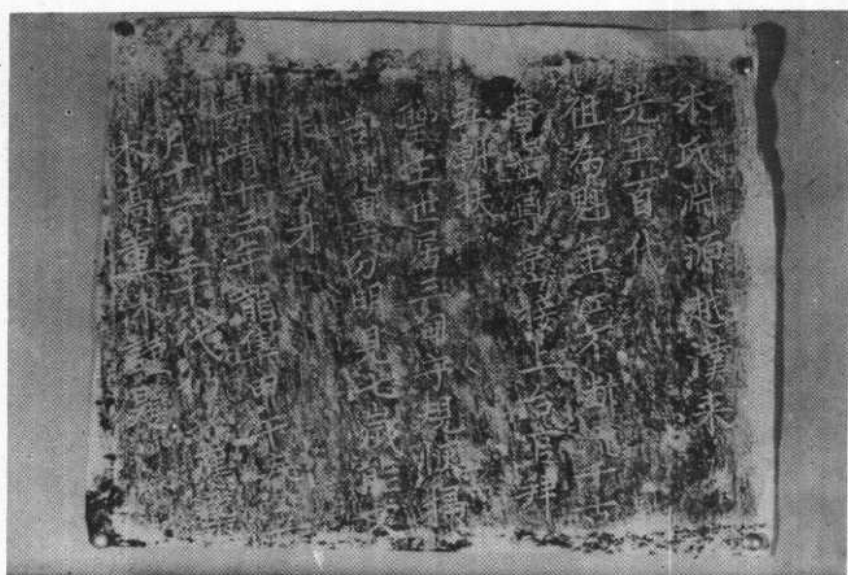
纳西象形文字木刻（局部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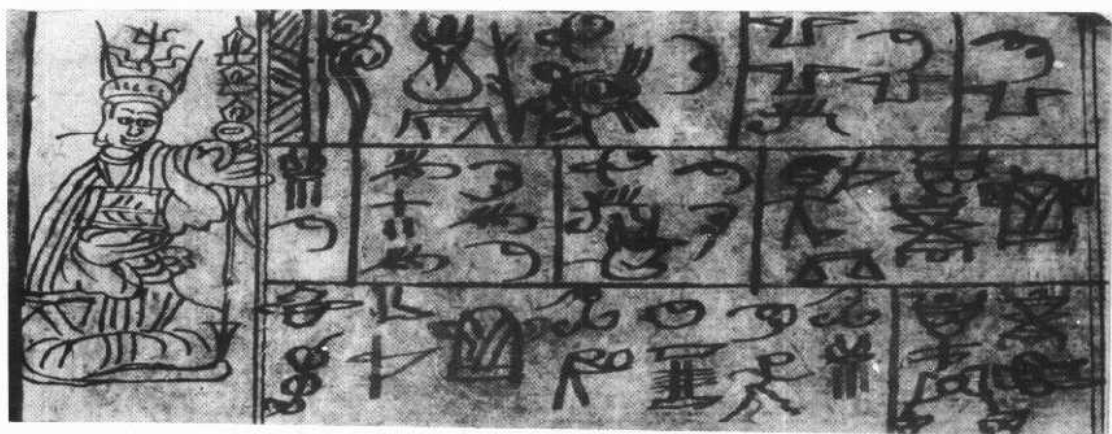
明代白地木高摩岩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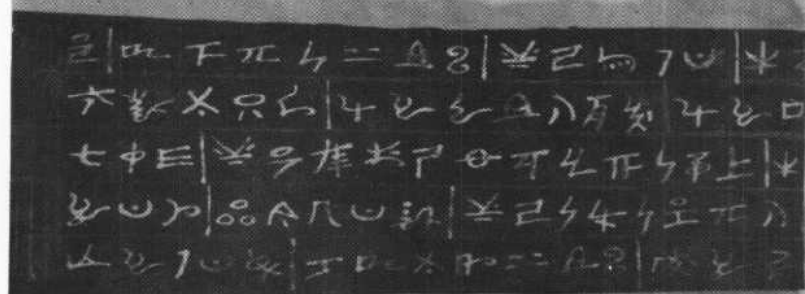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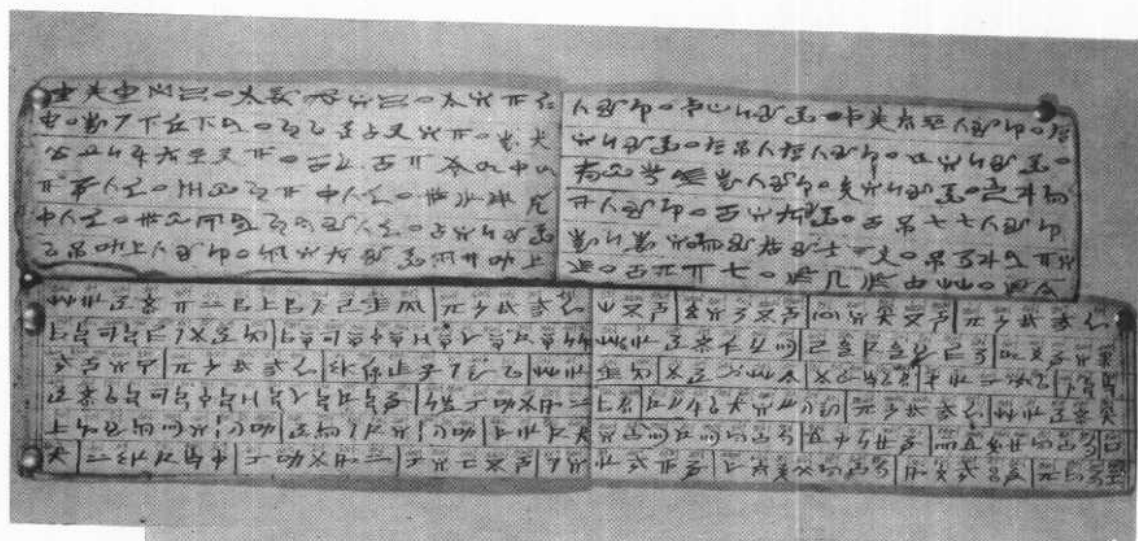
明代麦宗墨迹摩岩木公诗（拓片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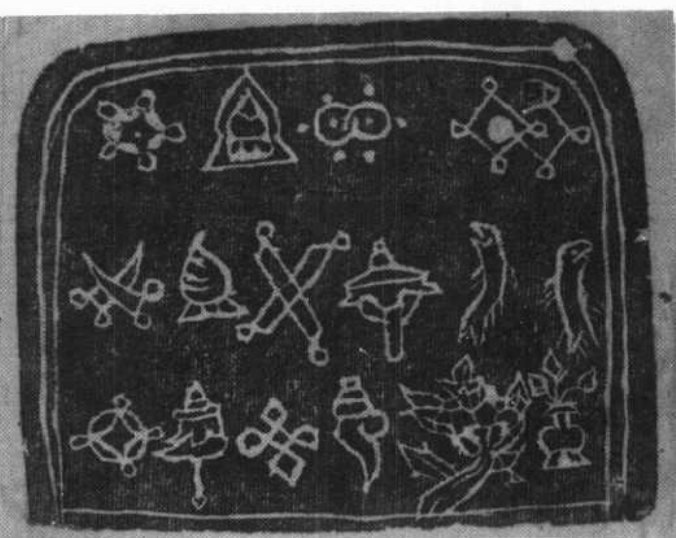
明代麦宗墨迹摩岩木高诗（拓片）



维西纳西象形文字经书（局部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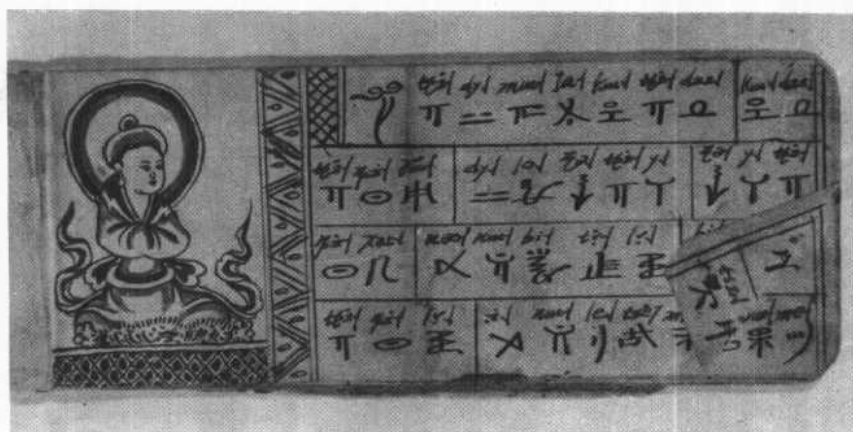
纳西标音文字经书（局部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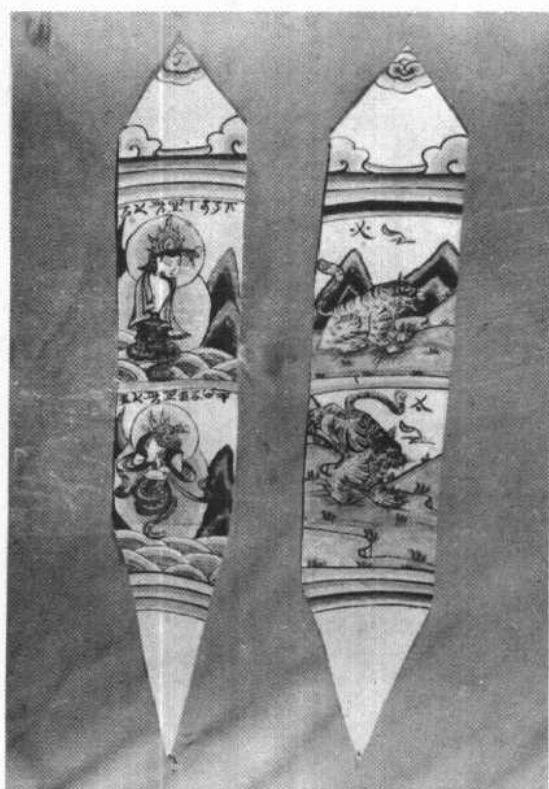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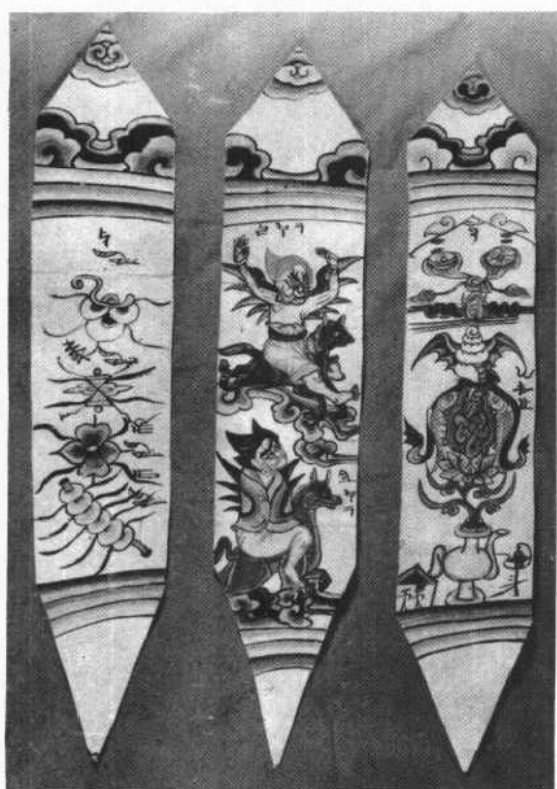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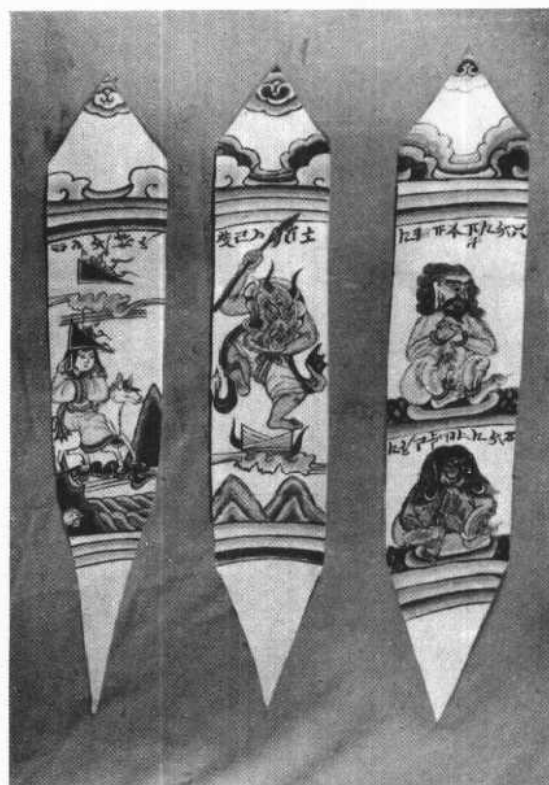
刻在玉石上的纳西象形文八宝图案 (上)

中甸三坝纳西象形文字经卷夹板木刻 (左)

(云南省博物馆 供稿)



维西纳西标音文字经卷 (局部)



东巴作祭风道场时用的鬼牌画(新华社云南分社记者摄)



东巴挂在祭台里的神轴画（新华社云南分社记者摄）

纳西象形文字谱

弁 言

滇西北丽江一带纳西族（旧称麽些人）地区，流行着东巴教，是一种巫教，祈神攘鬼，从事迷信活动。教门的经书，是用象形文字写的。居民因疾病、消灾、求福，请东巴教徒作道场，是常有之事。我在幼年多次去看东巴跳神行法，听讽诵经书，但没有了解过经书的内容，也未曾学过文字。那时，学童开蒙读书识汉字，用纳西语讲解，而不学东巴字，一般社会生活所用的也都是汉字，只有东巴教徒用这种文字写经书，而被认为鄙俗，受到歧视。

在公元一九三二年夏，将卒業于北京大学研究院，所长刘复（半农）先生，鼓励我学习纳西象形文字。他拿法国学人巴克（J·B

acot) 记著 纳西研究 (Les Moso) 一书给我看，是著者旅行至丽江时访问社会历史、收集文物资料，编纂记录成此书，于一九一三年在巴黎出版。书里收很多图版，其重要者为纳西象形文字，他认为是世界上通用的文字中少见，值得研究，就请东巴教徒讲解经书，录出三百多字，逐字记音译义，称作“字典”。但东巴教门用象形文字写经书，而不把口诵的全文写下来，每段只寥寥几字，要读几句，文字符号只是帮助记忆，省略甚多；且字符多同音假借，不尽为本义。东巴教徒虽滔滔讽诵，但不解字义，故不识经书者，虽专心听讲解，往往不得要领。况巴克既不了解纳西族社会历史，又不懂语言，只凭辗转翻译，故此记录多错误。刘先生刺取其书中若干事，与我反复讨论，能知大概而未确切，当日窘境，至今犹在心目中。

刘先生认为这种文字还有人应用，自有

一番学问，能深刻了解纳西族社会生活，精通语言，可以研究得其奥妙，且可用以研究人类原始文字，是很有价值的，鼓励我回本乡学习这种文字，后曾多次谈论这个问题。这年冬天，我到河南洛阳、信阳等地，刘先生又多次来信催促我。直到一九三三年秋我回到丽江，旅行金沙江、玉龙山名胜，后约周汝诚、杨品超二位，共同请一位东巴和宗道先生，请他讲东巴教的传说、教义和各种道场仪式，次编经书目录，讲解内容，曾译译  (tsólbartɕɿ) 人类来源一书及若干经书的节略，着重于文字的应用。后请不同教派的三位东巴教徒写单字卡片及标音字汇，分别逐字批记音读和众义，作初步整理，最后请年逾七旬的东巴教内长老和土贵校订，并作补充，经过约五个月成草稿一小捆，离家回到北京，已是一九三四年六月也。

到京后不几天，刘半农先生病逝，无从

请益，但为了完成纳西象形文字谱，到南京从赵元任、李方桂两先生学习语言学，制定纳西语的音标。然后着手编写，先编象形文字及标音文字卡片，再编字汇，至三六年七月成书。带着稿本至苏州，从李根源（印泉）先生谒章炳麟（太炎）先生请教。他很高兴，即时命笔写序，並嘱以结合殷周古文字多作研究。就在这時，我已决定赴滇西边区考察，往返一年，被留在昆明，教读于云南大学以至今。

纳西象形文字谱写成初稿至今逾四十年间，曾经两度修改定稿，寄出付印而未如愿。在一九三九年顾颉刚先生任教于云南大学，将赴成都应齐鲁大学研究部之聘，他来昆明西郊海源寺云南通志馆找我索此稿，将列为丛书之一种，乃修改並写绪论，及收集几张图片；次年誊写清本寄往成都。后数月顾先生来信说：有美国学人罗伦士（Martis R. nrrius）

来中国学古象形文字，见我的稿本，愿翻译英文，可作英汉合璧出版，已配备助手可一年完稿。到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事起后，又来信说：罗伦士仓促回国，把我的稿本和图片都给劫走了。即时发信请追究，久之没有结果。到一九五三年，有国际学人来昆明访问，见我的手稿，说这样的书已在美国出版了，侵犯版权，应当起诉。为要拿着证据，他答应回国后复印寄来，但失信用，杳无下文。一九五八年吴晗同志从埃及归来过昆明，催我及时出版此稿；胡厚宣、周有光两位也再三提过，于是写三次修改稿，曾带到北京，承和志武、周汝诚二位多提供意见，补充字谱几十个字，由傅于晃誊写清本，在一九六五年七月交文字改革委员会，列入六六年出版计划精印，但未如期完成。

在一九七二年夏，我到北京医病，那时视力衰退已很严重，视网膜血管硬化，脉络

变质，而不能施手术，也没有对症药物，中西医束手无策，到年底回昆明。在医病期间，把纳西象形文字谱稿本取回，缺点还多，要再一次修改，想请教于郭沫若同志，已给他信表明，但无回音，归至昆明后不久，收到郭老的信，责成我认真修改，然以通过组织关系，请和志武同志来昆明，共同整理这份稿子。

近几年来整理此稿，将已修改绪论部份刻印，请求专门家指教再作修改。主要部份为象形文字，常用字之外，专用名词甚多，大都为形声相益，不暇尽收，故称简谱。其标音文字，一字一音，异体甚多，取其简要，附载常用语词，分别声调，且记象形字次第号码，可供对校，且明同音假借，此举字例不求其全。至于文字应用，见于教门经书，因字符省略与同音假借二事，识字未必能读书，故作翻译举例，说明文字之应用。